



Parting Gift

臨別的禮物

17歲的他
對未來毫不確定
84歲的他
生命只剩幾個月
靈魂的交會
一份臨別的禮物
讓他們各自豐富
如果說生命教會我們什麼
那就是
生命太短暫
不應雪泥鴻爪匆匆掠過

班·艾瑞克森 Ben Erickson◎著
趙秀華◎譯

知名媒體熱情推薦 AMAZON 讀者5顆星最高評

A Parting Gift

臨別的禮物

班·艾瑞克森 Ben Erickson◎著
趙秀華◎譯



小說 F9

臨別的禮物

A PARTING GIFT

作者／班・艾瑞克森 (Ben Erickson)
譯者／趙秀華
編輯／采藝工作室 張碧珠
發行人／王聖毅
出版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 之4
 電話：(02)2332-0430
 (02)2339-2500
 傳真：(02)2332-9817
 郵政劃撥：18324544

排版／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次／2001年11月一版一刷
出版登記／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0 by BEN ERICKSO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New York, USA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270元
ISBN 957-451-012-3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目錄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日常生活瑣事／	倒影／	一顆小卵石／	風之歌／	心材／	消失的一塊拼圖／	早晨紅色的天空／	視線消失在光中／	家鄉的信／	釣線／	腳步聲／	一本老舊的書燒了／	暴風雨摧殘／	職業性危害／
171	155	139	119	101	097	093	085	065	047	037	027	019	005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完整的循環／3 4 1	心跳的聲音／3 3 1	夜裡的紅色天空／3 2 7	暴風雨／3 1 1	積聚的陰鬱／2 9 3	命運／2 7 1	褪卻的影像／2 5 9	第一步／2 4 7	轉折點／2 4 1	暗夜哭聲／2 2 9	內心深處／2 2 3	「將軍！」／2 1 1	寂靜／2 0 7	急診室／1 9 7	巨浪／1 8 3

A Parting Gift

臨別的禮物

班·艾瑞克森 Ben Erickson◎著
趙秀華◎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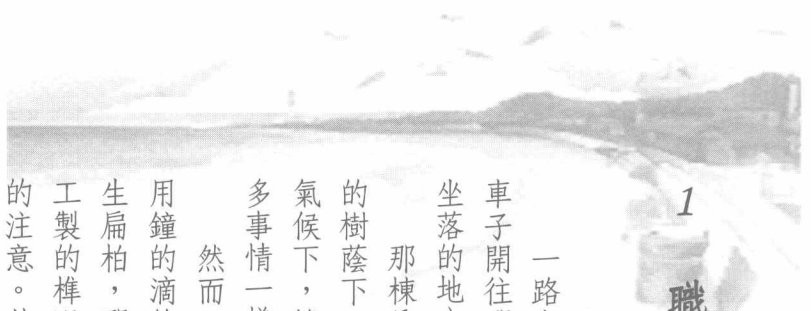


目錄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日常生活瑣事／	倒影／	一顆小卵石／	風之歌／	心材／	消失的一塊拼圖／	早晨紅色的天空／	視線消失在光中／	家鄉的信／	釣線／	腳步聲／	一本老舊的書燒了／	暴風雨摧殘／	職業性危害／
17 1	15 5	13 9	11 9	10 1	09 7	09 3	08 5	06 5	04 7	03 7	02 7	01 9	00 5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完整的循環／341	心跳的聲音／331	夜裡的紅色天空／327	暴風雨／311	積聚的陰鬱／293	命運／271	褪卻的影像／259	第一步／247	轉折點／241	暗夜哭聲／229	內心深處／223	「將軍！」／211	寂靜／207	急診室／197	巨浪／183



1 職業性危害

一路上，在老舊福斯汽車的引擎聲、收音機發出的刺耳聲音的伴隨下，他把車子開往那棟房子。路的兩側，古老的橡樹排成一行，宛若一個拱門。那棟房子坐落的地方離馬路很遠，直到彎進最後一個彎，才映入眼簾。

那棟房子並沒有上漆，被覆著已經風化成銀灰色的斑駁隔牆板。在房子後方的樹蔭下，稀少的日照加上高濕度為黴菌和霉提供了生長的沃土。在南方濕熱的氣候下，據說，你可以眼睜睜地看到樹就在你面前分解，這——就像在南方的很多事情一樣——幾乎都是真的。

然而，這房子的建築方式好像是要把一切留到永遠。在這裡，與其說時間是用鐘的滴答聲來計數的，還不如說是太陽和季節的流轉。房子只使用了最好的原生扁柏，那是從在距房子本身不到一哩遠的沼澤地找到而砍下來的。那些有著手工製的榫眼和榫舌的建築物記錄了世紀的流轉和二次世界大戰，卻鮮少引起人們的注意。甚至莫比爾港頻繁的颶風也沒有使它毀壞殆盡——風暴來襲前，只有動



物遷移和關節變僵硬這麼一個唯一徵兆。這麼多年以來，這房子已經與港灣的曲線和山丘的坡度融為一體，以至於讓人覺得，它好像會永遠屹立在那裡一樣。

當車子彎進最後一個彎的時候，車輪輾過稀疏分布的蛤殼，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收音機裡，傑米·漢傑克斯盡全力嘶吼著，那片薄薄的金屬片隨著聲音共鳴著。福斯滑向大別克旁的停車位，引擎一陣撲撲劈啪響，最後才熄了火。鏽跡斑斑的駕駛門在打開時發出不情願的吱嘎聲，此時，一個十七歲的男孩走出來，正把垂到臉上、被太陽曬成條狀的頭髮撥向耳後。這，再加上那緊拴在車頂的衝浪板架，顯示出他曾在南邊二十英里外的海灘上盡興地玩過。

他輕輕地哼著那首旋律仍在他腦中迴旋的歌，把駕駛座推向前，從後座拿出那本來是滿滿的一堆保麗龍餐盒中的最後一個餐盒，沒關車門就快速地走過車道，到那棟房子去，一次跨上兩個台階，然後用如歌的旋律敲著後門，頭像個鼓手一樣輕輕擺動著。

沒有回應。

他加些力道再敲一次。

還是沒有回應。

他拉拉門，發現是鎖著的，於是向後躍下台階，繞到房子靠海灣的那邊，檢視庭園，搜尋著老人駝著的背或他寬邊的帽子，然後往前經過門廊，再敲一次。



門。

靜悄悄。

這次門把輕易地就轉動了，他把門推開到剛好可以讓他把頭伸進去。

「道維斯先生？」他大聲喊著。「是我啦，喬吉·貝爾。我把你的晚餐帶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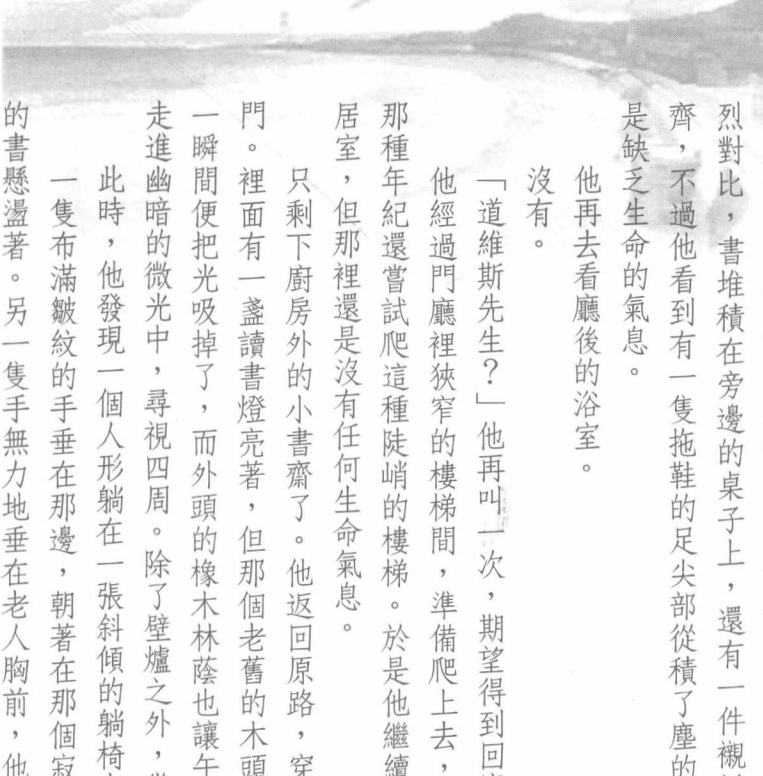
依舊寂然。

他把門整個推開，通過門廳走向廚房，把餐盒放在餐桌上。當他完成了他的工作，退回前門，正要關上背後的門時，他停了一下，打了一個幾乎察覺不到的冷顫，他想起了去年米勒太太的事情。他是第一個發現她的——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冷硬得像塊板子。是職業性危害，他想，就像「十個小印第安人」那部老電影一樣，除了他送飯的是十二個人——嗯，現在是十一個——之外，而且他們也不是被精神異常的殺手追殺，而是殘酷的死亡幽靈。現在，為了以防萬一，他嘆了一口氣，然後又轉回屋內，穿過客廳走向那兩間臥室。

「道維斯先生？」他喚著，輕敲著其中一扇關著的房門。

沒有回應，於是他打開門往裡頭瞧。那房間擺設著兩張被整理過的相同的床，床上空無一物，也沒有被使用過的痕跡。

他穿過走廊去敲另一個門。當他碰到門時，門內部的鉸鍊慢慢地發出吱吱嘎



嘎的聲音。房間裡面主要是一張古老的雙人床，暗色的沈木與慘白的牆壁形成強烈對比，書堆積在旁邊的桌子上，還有一件襯衫披掛在角落的椅子上。床很整齊，不過他看到有一隻拖鞋的足尖部從積了塵的褶襪飾邊下露出來。但一切都還是缺乏生命的氣息。

他再去客廳後的浴室。

沒有。

「道維斯先生？」他再叫一次，期望得到回應。

他經過門廳裡狹窄的樓梯間，準備爬上去，隨後又想到，老人大概不會在他那種年紀還嘗試爬這種陡峭的樓梯。於是他繼續穿越門廳，到可以眺望海灣的起居室，但那裡還是沒有任何生命氣息。

只剩下廚房外的小書齋了。他返回原路，穿越廚房，慢慢地推開通往書齋的門。裡面有一盞讀書燈亮著，但那個老舊的木頭嵌板似乎只在光線散射出燈泡的那一瞬間便把光吸掉了，而外頭的橡木林蔭也讓午後陽光無法滲透進來。他眯著眼走進幽暗的微光中，尋視四周。除了壁爐之外，幾乎所有的地方都擺滿了書架。

此時，他發現一個人形躺在一張斜傾的躺椅上。

一隻布滿皺紋的手垂在那邊，朝著在那個寂然不動的人身旁地上的一本打開的書懸盪著。另一隻手無力地垂在老人胸前，他閉著眼睛，頭向後仰，嘴巴微微

張開。

除了金屬架上那只鐘的滴答聲之外，整個房間像覆蓋著一層屍布般的寂靜。喬吉慢慢地走向那個躺在那裡的人，遲疑地伸出手碰觸那個身體，檢查是否已經冰冷。當他的指頭接近那個充滿斑點的皮膚時，他費力地嚥下口水，迫使自己去碰觸它。在那一瞬間，那身體一陣抽搐，就像電流通過了那個死寂的軀殼，老人的眼睛突然打開，喬吉嚇得往後踉蹌跌倒，頭重重地撞上角落的金屬。

「你在幹麼，男孩！」道維斯先生坐起身子粗暴地說。

「我——我——」喬吉結結巴巴地說。

「你什麼？」

「我以為你——」

「沒有人教過你要敲門嗎？」老人打斷他的話。

「我有敲門，但我——」

「我想，你的工作應該是把我的晚餐放在餐桌上，而不是在我的房內四處窺視吧。」

「那是因為我以為——我的意思是——米勒太太——我是那個——」喬吉結巴著。

「直接講出來！你像是見到鬼似的。」



「我曾經——我是說——因為你沒有應門，所以我想你可能……你知道的……」老人坐在那裡一臉疑惑。喬吉別無選擇，只好說出最後一句話。「死了。」房間一片寂靜，他的話慢慢地沈入地面。道維斯先生凝視著男孩片刻，然後放鬆下來且笑了。

「喔，你瞧，我還沒死，」他說，「至少還沒。我剛剛在讀書，一定是睡著了。」

「我——我走了——我是說，如果你很好，一切都好的話。」喬吉邊說邊揉自己的頭，一邊慢慢地往門口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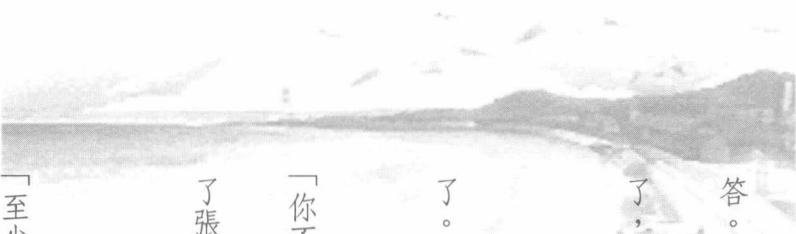
「我很好，孩子，我向你保證。」他回答著，同時起身。

「嗯，我把你的晚餐放在餐桌上……我是說，在廚房。」

喬吉轉身要衝出那個房間卻撞上了門邊的書架，一聲巨響後，他突然發現自己已經在地上，身上被瀑布般掉落下來的書覆蓋著。他想站起來，卻被書擋住。他聽到遠方傳來老人叫他的聲音：

「孩子？……喬吉？」

他覺得自己好像身處井底，頭上的那一圈光亮像有幾英里那麼遠。然後，他漸漸地浮起來，光也不再忽遠忽近。就在史登伯克和馬克·吐溫像水一樣倒了他一身時，道維斯先生傾身拉他坐起來。



「我沒關係。」當喬吉在地上坐好，神志清楚後，他不好意思地低聲含糊回答。

「我想你最好休息一下，直到你覺得好一點，」道維斯先生說。「你被嚇壞了，這可以從你撞到頭看出來。」

他扶著喬吉走到餐桌，弄了一個冰枕給他敷頭。

「要不要來點冰茶？」他詢問著，嘗試讓男孩把剛發生的事忘掉。

「我很好，真的，」喬吉說著，把冰枕放到桌上，準備站起來。「我得走了。」

老人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不行，坐好。我堅持。」

喬吉只得讓步，笨重地跌回椅子。道維斯先生開冰箱時，回過頭看著男孩。「你不敷頭的話，那些冰一點用處都沒有。」他嚴厲地說。

喬吉閉上眼睛，把冰枕放回他的頭。道維斯先生在桌上放了兩只玻璃杯，拉了張椅子坐下。喬吉啜了一口茶，低著頭看桌子，假裝在看杯子。

老人凝視著他低著的頭片刻，終於開口。「你幾年級？」

喬吉把冰枕換到另一隻手。「我是高年級。」

「哦，那我們一樣囉！」道維斯自嘲著，注意到男孩以很淺的微笑回應著。

「至少，現今人們是這樣稱呼老年人啊！畢業後你想做什麼？」他問道。



「我不確定，」喬吉回答，還是一樣避開老人的眼光。「如果拿得到獎學金的話，我想要上大學；如果沒有，我想我會在附近找個工作。」

他看一眼冰枕上的血跡，然後又放回愈來愈大的腫塊上。

「你的成績如何？」

「很好，」他猶豫地說，又啜了一口茶。

「你喜歡學校嗎？」過了一段很長的停頓，道維斯先生問道。

喬吉想了一下。「我想我喜歡。我的意思是，你不是真的覺得應該喜歡學校，對吧？」

老人輕笑著。「不，我想我並不覺得。你讀很多書嗎，喬吉？」

「一點點。今年我們讀了一些英文小說。」

「我猜一定是一些沈悶老掉牙的古典小說。」

「大部分是，」喬吉說，「像那些什麼《紅字》（The Scarlet Letter）啦，《咆哮山莊》（Wuthering Heights）等等。」

「去過圖書館找本好玩的書來看嗎？」道維斯先生進一步問。

「有時候，」他回答，好奇著這個話題會引到什麼地方。

「有什麼你真正喜歡到愛不釋手的？」

男孩看了他一眼。「有一本短篇小說，作者是傑米·巴費特——你知道，就